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歌謠

北京大學日刊課發行

號壹拾叁第

(目要)

討	論
民	歌選錄
兒	歌選錄
來	件

(二二首)
(十八首)

本週刊
售價每
號銀圓
二枚郵
寄大洋
一分半

本會特別啟事

去年本校二十五週年成立紀念，是本刊誕生的日子；今年本校二十五週年紀念，是他的週歲；所以我們也要給他作個「抓週」，打算到那時加印幾張特刊。希望本會的會員和愛讀本刊的各位先生惠寄「宏篇鉅製」——或作專門的研究或示整理的方法——以光篇幅，不勝盼切！

討 論

歌謠與方言調查

歌謠與方言的密切的關係，這里可以不再多說，因為歌謠原是方言的詩。當初我們徵集歌謠的時候，原想一面調查方言，但是人力不足，而且歌謠採集的運動正在起頭，還未為社會所知，沒有十分把握，恐怕一時提出許多題目，反要分心，得不到什麼效果，所以暫且中止了。這一二年來，承會內外諸君的盡力，採集事業幸有根柢，歌謠採到的也日漸增加，方言調查的必要因此也就日益迫切的感到。我們原擬編輯資料的時候，依照中國言語分布的區域，把各區的歌謠囑託本區的會員分任校註；在方言調查未曾舉辦以前本來只有這個方法可以適用，但實際上也很有困難。因為歌謠裏有許多俗語都是有音無字，除了華北及特別製有俗字的廣東等幾省以外，要用漢字紀錄歌實是在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勉強寫出也不能正確，容易誤解，譬如「像煞有介事」一語已經很通行，但如照國音讀去，便又不成話了。單用漢字既是不行，註音字母尚未製有方音閩母，也決不够用，所以照現在情形，想好好的錄出一首地方的俗歌來，決不是容易事情。就我所

知道的範圍裏說，紹興歌謠雖然在范寅的「越諺」內錄有四十首，却是不記的不很完善，幾乎非本地人不能了解，我想用別的方法去記，終于沒有好的法子；現在參照錢玄同先生的意見，用羅馬字注出一首，終于法上當然很有可商的地方，但總之足以證明非用這一類方法決不能錄出這篇歌詞來了。

- 「大媽媽咳，荐荐我唔！」 "Doo momma gae, ciancien go cihp"
- 「我弗會(合)荐！」 "I 'Qa fecien!"
- 「小嬉嬉，荐荐我唔！」 "Shian sensen ciancien go 'cih!"
- 「唯一」(1)
- 「荐荐帶東嘉德裡，
老爺來，唔著棋，
太太來，唔游嬉。」
Theien cienstang coestehli,
Lauja lahng Tsakzhi,
Thasha leisng jashi.
- 「問我年紀。」
Men go gieneni,
Gaiian see jili.
- 「廿歲以裡。」
問我生活，
Men go saq weh,
Tzushii letel,
Thasha lailletas.
- 「粗細來得。」
太太拉里來帶，
Taskeh doodenzuh-ii,
帶個大頭如意，

走個一塊石板到底，
吃個三轉轉個白米，
蓋個紅綢綿被。

歸帶去：
吃個黃早米，
走個爛稻地，
帳子揀帶開來，
一拓破花絮，
蝨子口口里，
臭虫擺圍棋，
蛇蚤滿天飛。

Chhkeh sautsauleh bahmij,
keekel wuq dzeumienhij.
Cuhchi:
Chhkeh woung tsannhi,
Tzeukel Tsandauhi,
Tsaqselh Lientsthele,
Ihoh Pawoshih,
Suehtzueh qekqehij,
Tseundzoung pawehij,
Kehzan asenhienshi.

(註一)「我平常讀五五，「我們」則曰五五，此處「我」讀若五五，係傲慢之意。

(註二)讀若歐，去聲，應聲也，表示十分願意；平常只作平聲。

大意
「大媽媽呀，給我荐一個地方吧！」
「咱們不會荐！」
「小嬌嬌，給我荐一個地方吧！」
「好罷。」

「荐荐在嘉德裡，
老爺正在下棋，
太太正在游嬉，
問我年紀，
二十以內。」

「問我做活，
「粗細都行。」
在太太那里，

帶的是大頭如意，
走的是最高的白米，
蓋的是紅綢綿被。
回到家去：
吃的是黃早米，
走的是爛泥地，
帳子揭了起來，
一塊破爛被棉，
蝨子蠕蠕的爬，
臭虫擺圍棋，
跳蚤滿天飛。

這一首歌未見舊錄，是我從口頭錄下來的。上述的辦法大抵照錄先生的意見，限于二十六羅馬字，不加符號，關於這事錢先生不久當有更完全的辦法發表，這里不必多說，只有二二字因係特別方言，須得略加說明。s 一字，表紹興的「齊」字聲母；又用 os 字表「亥」字一類的聲。我覺得趙周諸先生的辦法，用 u 字代 o 頗為適宜，所以也採用了。這個拼音問題，本會曾經籌議過幾次，不過還沒有製成音；現在需要甚急，可望即日進行，定出一種羅馬字來，以應急需，所以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難就有著落了。

音標製成之後，倘若小規模的做去，把歌謠編輯成集，由各區的會員分任校音註解，也就可以對付過去，編成相當的書冊，沒有什麼缺陷了。但是這種急就的編法不是歌謠研究的本意，進行的第一步固然在于搜集編輯，後面却還有第二步的研究在那里。要做研究的工夫，充分的參考資料必不可少，方言也就是其中的一種重要分子。所以為將來研究的預備起見，方言調查覺得是此時應該着手的工作，雖然歌謠搜集的事業也還在幼稚時代；因為這件工作不是一年半載所能成就的，早一點動手較為適當。好在方言調查的利益不僅是歌謠研究

能夠得到，其大部分還在別的學問方面，可以希望得到大家的注意與贊助，或者還不是很難成功的事業。即如近來的文學革命，轟動一時，反對者視若洪水猛獸，固然認不可言，贊成者歌頌昇平，以為大功告成，也是太樂觀了；平心而論，國語文學之成立當然萬無疑義，但國語的還未成熟也是無可諱言。要是只靠文學家獨力做去，年深月久也可造成「文學的國語」，但總是太費力，也太迂緩了，在這時國語家便應助他一臂之力，使得這大事早點完功。我覺得現在中國語體文的缺點在於語彙之太貧弱，而文法之不密還在其次，這個救濟的方法當然有採用古文及外來語這兩件事，但採用方言也是同樣重要的事情。我們寫一篇文章的時候，常覺得缺少適宜的字，心想倘若有一部同英國 *Mogel* 所編的相似的詞典，收羅著各種方言成語，可以供我們的選擇，那就非常得力了。方言須查如能成功，這個希望便可達到，我相信于國語及新文學的發達上一定有不小的影響。在其餘的各方面當然也是很有用處，祇因覺得和自己關係稍遠一點，所以不復贅說了。

是揚子雲的「方言」似的。用第一法時，容易遺漏，這樣很能補救這個缺點。我會說起紹興凡遇小兒跌碰能忍痛不很叫喊者稱曰「大皮牛」(Doornie形容詞)，馬夷初先生說廣東亦有此語，云「大皮仔」，常維鈞先生說北京則云「皮實」。這樣的搜集比較起來，也是很有趣味的。除囑託各地人士調查筆錄，繼續進行外，對於特別事項，這個指定彙集的方法，有時也可以用，而且或有特別便利的地方。有許多生硬的字，覺得不很適用，却又找不出好的替身來，如「接吻」這一個字我總疑心不是現成的國語，音義又都不見得好，倘若訪求方言，必有適宜的字在那里，(如「親嘴」，便好的多了)彙集可以應用。我希望方言調查能够早點著手，早點成功，所以寫這一篇當作提議。

(周作人)

民歌選錄

△山東▽

香瓜花，葫蘆花，
守着姐夫不想家。
(谷源瑞)

有了魚，不吃蝦，
有了媳婦不要媽。

生吃蟹子
生吃蟹子活吃蝦，
吃飽了，吃他媽媽。

東洋鬼兒

東洋鬼兒，招炮子兒，
打碎船兒，喝海水兒。

原注：這一則，起於甲午戰後。

沒有娘的孩兒

沒有娘然孩兒，真難過。
跟着爹睡，爹打我，
跟着娘睡，娘打我。
自己睡，貓咬脚。

找根棍兒，戳！戳！戳！

小煙袋兒

小煙袋兒，下脚搓。
你是兄弟我是哥。
裝煙酒兒咱倆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殺老婆怎麼過？
有錢說個花大姊，
沒錢娶個灰老婆。

時興人

時興人，怕老婆，
正推着磨，去刷鍋；
滴溜尿褲子，磕雞窩，(1)(2)
上了炕，懷抱老婆，